



21316

團之子

劇作
卡連耶夫
烏蘭汗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三幕六場話劇

子 之 隊 團

著 者 夫 耶 達 卡
譯 者 汗 蘭 烏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

團 隊 之 子

著 者 卡 達 耶 夫
譯 者 烏 蘭 汗
出 版 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廠

總店：瀋 陽 市 馬 路 號
分店：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營口 內蒙

1947.8. 瀋. 5,000

塔齊雅娜的十八歲的青年團女團員。她原來就是莫斯科中學女生卓婭·柯斯莫捷德斯卡亞。

(擇錄自報紙)

⊖ 維列雅(Верея)——莫斯科西南的城市。

人 物

- 瓦尼亞·孫榮夫（簡稱瓦）
葉納基耶夫（簡稱葉）
畢典國（簡稱畢）
郭爾布諾夫（簡稱郭）
沃斯克列先斯基（簡稱沃）
耶高羅夫（簡稱耶）
梭勃列夫（簡稱梭）
果瓦列夫（簡稱果）
馬特維耶夫（簡稱馬）
上校——團長（簡稱上）
德國男子（簡稱男）
德國女人（簡稱女）
聯絡軍官（簡稱聯）
外科醫生（簡稱外）
女軍醫（簡稱醫）
交通女兵（簡稱交）
步兵
飛行士（簡稱飛）
工兵
崗哨
紅軍戰士、偵察員、德國士兵等。

第一幕

第一場

公路。交通兵們的哨舍。離哨舍不遠的地方，坐着幾個戰士，他們等候順路的汽車。天漸漸黑了。遠處傳來大炮轟擊的聲音。

工兵（一邊寫信一邊唱）

烏雲朵朵
 覆壓在祖國的上空，
 親愛的母親啊，你別哭着
 送子去長征。
 親愛的母親啊，你別哭着……

（槍聲。）

（傾聽）咱們攻哪，攻哪！

（女軍醫上。）

醫 同志們，大家都好啊！

羣聲 好！也視您好！

醫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怎樣都在等車嗎？

步兵 是！都是乘客。請坐吧，軍醫同志！

醫 謝謝。怎麼公路上還見不到汽車呢？

交 十八公里外的過河橋給炸毀了。現在正修理哪！

飛（對大夥）車來啦！

（衆人，除了女軍醫和交通女兵外，一齊下。

華典國與瓦尼亞上。）

畢 那兒怎麼的啦？怎麼公路上沒有車呢？

交 十八公里外的過河橋給炸壞啦。現在正修理呢！你們坐下來休息一會兒。等一等吧！

畢 等一等！……（對瓦尼亞）這都是因為你！聽着吧——在這兒得等到天黑。說我對你怎麼辦呢？

瓦 您坐下，睡一會吧！

畢 睡一會？好小子！我看你也未免太滑頭啦！

瓦 什麼地方滑頭？

畢 滑就滑在這兒啦，我一跳着你好溜啊！

瓦 大叔，我不會溜的！

畢 別裝老實啦！

瓦 我沒裝。

畢 喂，過來過來。是不是又解開扣了？說實話！

瓦 天理良心沒解開，

畢 讓我瞧瞧。

瓦 瞧吧，喏！

畢 （扯扯繩扣）嚶，還好。

瓦 沒個解呀！二重豬蹄扣。

畢 小夥點。當着大夥面多不好意思。別人看見我用繩牽着您，該笑話啦。不大好意思。安靜點！

瓦 行。

（傳來「乘客們」回來的騾動的聲音，戰士們和飛行士們上。）

畢 你們都好啊，朋友們！

（戰士們分別坐下，吃東西。）

（坐）小瓦尼亞坐下吧！

瓦 （坐）大叔，您不必疑心！睡您的吧！汽車一到，我馬上就把您叫醒。

畢 算了吧，小伙子！別逗啦！上了你一次當——够了，老家雀不會受兩次騙的。來吧，來，別叫別人眼見繩子，不好意思。我把繩子用斗蓬蒙上。

瓦 行！

畢 你小點聲！

瓦 （低語）我聲音很小呀！

步兵 你們上哪去呀？

畢 從火線上往司令部去，送一個孩子，好讓他們把他弄到後方，上兒童會館或是小學。

工兵 你們從哪裏釣來這麼一個小伙呀？

畢 我們在德寇後方撿來的。偵察完了回來在半道上，看到一個孩子睡在泥坑裏，我用手電筒一照，他一下就竄起來了！直向我們撲過來！手裏攥着一個磨快的釘子。我好不容易來得及抓住他的手。

瓦 我乍一醒以為你們是德國鬼子呢！

步兵 嘿，你可真恨鬼子啊！

畢 事情明擺在這裏，他爹在圍城不久就打死了，怎能不恨！對不對，瓦尼亞？

瓦 對！德國鬼子佔領了我們的村子。我媽不願意把老牛給他們。他們衝着我這時還就是一刀，我媽就斷了氣。

畢 他奶奶和練非活活都餓死了。

瓦 噫，餓死啦！後來鬼子們又把村子給燒光，後來我揹着餓馬袋討吃的，後來……。

畢 噫，後來，後來又後來的下去了……。

工兵 你幾歲啦？

瓦 十二——就要十三啦！

步兵 噫，老弟！從小就受了這個罪。

飛 戰神，你們怎麼不把他留在自己的砲兵連裏呢？

畢 我們本來打算把他留下，可是連長葉納基耶夫上尉不讓。他命令把他送到後方去唸書。

瓦 可是連長葉納基耶夫就沒看見過我。他要是看見的話，他準能把我留下。

步兵 你願意留下嗎？

瓦 非常願意呀，大叔！我反正還會跑掉去找他。

畢 不要操心啦，跑不掉！你們想想看，他在半道上已經闖了一次禍：從我手裏跑掉。大汽車開着，他就跳下來鑽進樹林裏去。我強死拔活的纔把他捉回來。

瓦 如果不是我的課本，您一輩子也捉不住我。

畢 不用操心，絕對能捉住！

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我在樹杈子上睡着啦，課本掉下來打在您腦袋上，您纔發現了我。若不然說啥您也捉不住啊。

畢 我千萬萬的告訴你。還沒有一個人從我手下脫逃過。

瓦 我可就脫逃了呢！

畢 逃不了。

瓦 如果不是那……。

畢 嘿，（如果不是那……）。

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

畢 管保能作到。

工兵 可是，小乖乖，你幹啥老帶着課本呢？

瓦 我已經三年沒上學了——怕忘光了，所以拿着課本唸。

飛 你認識字嗎？

瓦 認識。

工 來，給咱們念一段聽聽。

瓦 （翻開讀本）『奴隸不是我們。我們不是奴隸。用斧子劈柴。用柴填壩子。樹林裏有黑熊和松鼠。』

步 够啦，够啦！有兩下子呢！

瓦 他們答應供給我一切。答應給我做套軍服。答應帶着我去偵察。我知道他們那塊地方的每一個草堆。我隨便什麼地方都能把他們領去。

畢 可惜沒有成功。

瓦 大叔，你別送我到後方去啦！咱們還是回部隊去吧！這對您有什麼關係？

畢 這是命令。

瓦 您別聽呀！

畢 那可不行，老弟！在軍隊裏不能那樣隨隨便便。

瓦 大叔！

畢 不行！

瓦 我自己走！

畢 嗚，老弟，不至於了吧！你不會再脫出我的手了！

瓦 我一定會走掉！我比你強。您用指南針找我都沒有找到。

畢 這是他信口開河。我多嚟用指南針找過你？

瓦 找過！您沒有看見我，我從樹上可看見您了呢！

畢 你看見什麼啦？

瓦 看見您在我的腳印上對指南針來着。

畢 這個小鬼！

（衆人哈哈人笑。）

（嚴厲地）老弟，這不是你能明白的事。我只是按着指南針確定一下別迷失了回公路的方向。這事與你毫無關係。

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嘍！您是看着指南針找我的。我知道。您只是沒有找到罷了，因為我把您給騙了。可是我不用什麼指南針在半個鐘頭內就能找到您，不管在什麼地方。白天也罷，黑夜也罷都一樣。

畢 老弟，你的牛皮吹的也未免太人哩！

瓦 不然咱們打個賭！

畢 嚇，跟你還打賭！

弗 打輸嗎？

（衆人笑。）

畢 他還太年輕啊。

工 囑囑，你這位戰士呀！太糟啦！讓個毛孩子給叫住了。

畢 說的吧！

瓦 噫，不然咱們就試試看。

飛 對呀，需要打個賭試試看！

畢 我不打賭。

瓦 噫，那就不打賭，隨便試試看。您隨便用什麼蒙上我的眼，然後離開我隨便走向哪去。過五分鐘後我去找您。

畢 你就找不到！

瓦 絕對能找到！

畢 一輩子也找不到！

弗 你們試試，我們看看。

工 打賭的呀！打賭的呀！

瓦 試試吧！

畢 來吧！說什麼你也找不到！

瓦 綁上我的眼睛吧！

畢 來吧！（着手蒙綁瓦尼亞的眼睛）

瓦 解開我的繩子，要不然讓我怎麼找呀？

畢 那當然！先得把眼睛蒙好。（纏眼睛）找不到的！

瓦 找得到！

畢 找不到！

瓦 找得到！

畢 找不……

（戰士笑。）

慢着！慢着！這成了啥事啦？我離開你到樹林子裏去，你趁

着這個工人撒腿就跑掉！唉嘿，那可不行，小傢伙，我看你也太滑頭了！

工 這可真妙啊！唉呀哈……

步 小傢伙真有辦法，有兩下子呢！

飛 真是一個好樣的人兵！

工 真是個小滑頭！

畢 （嚴厲地用指頭威脅瓦尼亞）你聽着，聽着吧！老實點！

瓦 （低聲）您怕我跑掉嗎？

畢 我一點也不怕，只是你的戲話太多了。我的腦袋都叫你給搞疼了。

瓦 您不必怕，反正我怎樣也會從您手裏逃掉的。

畢 好啦，好啦，小鬼！

（電話鈴響。）

交 （拿起耳機）是的，是的。啊……啊……是呀，紫夢
謝！算了吧！不能更早一些麼？喲，好吧！（向眾人）汽車
在一小時內是不會到的了。你們先休息吧！

步兵 他媽的，又出毛病了！

飛 媽的！咱步行去。

工 少尉同志，您到哪去？

（飛行上下。）

等不了啦！我自己的意思是滿可以睡一覺。（朝東西欲睡）

畢 喲，先別走啦！瓦尼亞，暫下睡會吧！（倒下，檢查繩子，
扯動了幾下。）

瓦 喲？拉我幹什麼？

畢 沒什麼。睡吧！這叫檢查錢路，他媽的，真想睡！眼睛好像
年糕，直往一塊粘。

瓦 您睡吧！不必疑心我！

畢 你怎麼不睡呢？

瓦 我睡呢。人叔，我睡着啦！祝您晚安。『祝您晚安，把美夢做一番，祝您在夢鄉和驢羊會會見。假處談到天放亮，跟羊談到日上三竿。祝你晚安，把美夢做一番。』

畢 你既然睡着啦，還說什麼話！

瓦 我說夢話呢！

畢 老弟，你太滑頭啦！

瓦 反正我要走開！

畢 什麼？

瓦 反正我也不走開！

畢 拉倒吧。沒什麼談的了，睡吧！

瓦 我睡呢。

畢 得得！（打哈欠）

（瓦尼亞悄悄爬開了。畢與國睡醒。）

瓦尼亞你在這兒嗎？小牧童！

（寂靜。）

在這呢！睡呢！哦，睡吧，睡吧！一會兒咱們就走了。小伙子睡的真香啊！小瓦尼亞，你聽見嗎？（拉扯繩子）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扯他，他都覺不出來。真是個孩子！（拉扯繩子）

（槍聲連響。）

醫 （醒，氣昂昂地）哦！哦！我豈不明白這兒是怎麼回事？是誰在跟我搗亂，妨礙我睡覺？為什麼總有人扯動我呢？

畢 噯哟！解開窩啦！跑啦！站住！逃啦！唉咳，我的老天爺！天理良心，完哩！又沒啦。同志們！

工兵 （在夢中）怎麼，咱們在進攻嗎？

畢 你們沒看見那個孩子嗎？

文 孩子走啦。

畢 走啦？

交 走啦！

畢 那去啦？

交 我怎能知道呢？

畢 老半天了嗎？

交 半天啦。

畢 走啦！同志們，究竟是怎麼一碼事呀？往那邊去追呀？

交 現在已經追不上了。別管他去找風吧！

畢 多謝您了！

（稍停。）

唉，讓他媽見鬼去吧！媽的！（跑下）

交 可憐的小孩子……囉……【祝您晚安，把美夢做一番！……】

幕後傳來舉典國的喚聲：「瓦——尼——霍——！小牧
——霍——！」

（幕 落）

第 二 場

樹林之一頭。右邊是塌了的農舍。跟前站着一個崗哨。
瓦尼亞上。

瓦 （對崗哨）大叔，請問您一句？官長在什麼地方呢？

崗 閃開，我在站崗，不能多說話。

瓦 我只問一句。

崗 （嚴聲厲色）閃開！

瓦 哎呀哈，好大的火呀！

（小孩了——上等兵沃斯基列夫斯基身穿哥薩克服裝，
從幕後跑出來，嘴裏唱着「逍遙在頓河之畔」。他一跟
看見瓦尼亞，站住。）

沃 你在這兒站着幹什麼？

瓦 我願意，我就在這裏。

沃 從那來的，回到那去。

瓦 你自己去吧。這兒不是你的地方。

沃 這兒是我們的地方。

瓦 怎麼？

沃 這麼。我們的分隊駐紮在這兒。

瓦 什麼分隊？

沃 你管不着。看不見——我們的馬。

瓦 你是做什麼的？

沃 你懂不懂看肩章？

瓦 （猶豫地）我懂。（強硬）懂啊！

沃 那就得了！看不見肩章上的花麼？近衛騎兵隊的上等兵。明白嗎？

瓦 啊，上等兵！這樣上等兵我們倒是頭次見着！

沃 咱們可就是上等兵呢！（指着胸前獎章）見過嗎？

瓦 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

沃 了不起是沒什麼了不起的，可是是一枚「立功」獎章。得啦，回你原來的地方去吧，趁着手脚還齊全的時候。

瓦 你別太裝洋相！不然你會吃到苦頭的。

沃 吃誰的苦頭？

瓦 吃我的。

沃 你敢打？老弟，你還小哪！

瓦 不比你小。

沃 過來，比一比，

瓦 來吧！

沃 不過別要滑頭。可別翹腳！

（比身材。）

看見了沒有，比你高多少？整整高一巴掌！算了，老弟，還

不够個啊！

瓦 因為你穿著馬靴呢。

沃 穿著馬靴，……你幾歲？

瓦 你管不着。你呢？

沃 十四啊。

瓦 嚇！（打哨）

沃 【嚇】什麼？

瓦 那你又算個什麼兵呢？

沃 普通兵啊。屬近衛騎兵隊啊。

瓦 說的倒好聽，沒那事！

沃 沒啥事啊？

瓦 你還過於小呢！人家不要這樣的。

沃 可是人家可就要了我呢。

瓦 給你供給嗎？

沃 當然囉！

瓦 別吹啦！

沃 還沒有這種習慣。

瓦 那你起個誓！

沃 近衛軍的良心話。

瓦 樣樣供給都有你的份？

沃 一樣不缺。

瓦 也給吃的？

沃 也給吃的。

瓦 噫哩！

沃 你就「噫哩」去吧！

瓦 武器也給？

沃 當然嘍，應該給的東西樣樣全。看見我的小軍刀沒有？老弟，這是一把名刀啊！札拉托烏斯克刀。如果你願意知道的

話，它能變成車輪形也斷不了。你說怎樣，啊？！咱還有件小皮斗篷呢！

瓦 別扯啦！

沃 天理良心決不說謊。對你說的是近衛軍的良心話。它是一件很像樣的小皮斗篷。漂亮極啦！不過只有作戰時我纔穿它。現在它在咱後面的大車裏呢！

瓦 （傷心地）在車裏呢……你倒是走運啊！可是他們沒有要我。起初要啦，後來說：不許可！我有一次還在他們營裏裏睡過一宿呢！還吃過飯。往杯子里給我倒了這麼大塊好砂糖。撐得簡直沒法動彈了！

沃 你在誰那兒？

瓦 偵察員那裏。砲隊那裏。

沃 （枯槁地）既然他們不願收你當兒子，那必是你沒能讓他們看上眼……

瓦 怎麼——當兒子？當什麼兒子？

沃 很明顯的，當什麼兒子：團長的兒子呀！不這樣的話就不許可收留。

瓦 你是兒子嗎？

沃 我是兒子呀！老弟，我在咱們哥薩克隊裏已經當了兩年兒子啦！他們還是在斯莫稜斯克的時候就把我收下了。老弟，沃斯克列先斯基少校把我親自寫在他的名下了，因為我是個漢養沒媽的孤兒。所以我現在的名字是近衛上等兵阿列克塞·沃斯克列先斯基，並就在咱爹沃斯克列先斯基部下充任聯絡員。我的老弟呀，他有一次作戰還把我帶去了呢！咱們的哥薩克們半夜在德寇敵人後方弄個翻天覆地。等我們一回到駐紮着德寇司令部的村子裏，德國鬼子們就提著褲子往外跑！我的老弟呀！那可就是個天大的笑話！我們在那兒砍死了一百五六十口德國鬼子呢！我們就像砍白菜似的東一刀西

一刀。嘎！嘎！嘎！（抽出刀來比劃着砍殺德寇）

瓦 你也砍啦？

沃 這話說的，我還能瞪着眼瞞嗎？當然砍啦！人形都砍，我也砍啦！嘎！嘎！嘎！嘎……我是這樣隨便說說！說句實話，我並沒砍。那時我連刀還沒有呢！可是我押跟重機關槍坐在車上來着。嘎！嘎！嘎！

瓦 你真走運氣啊！可是砲兵連從葉納基耶夫上尉下令讓把我送到後方去。

沃 你必是沒讓他看中！

瓦 不，不是。葉納基耶夫上尉根本還沒見過我呢！如果他見着我的話，說什麼也不能叫我走的。

沃 你怎麼知道？

瓦 他會收下我。一定會把我收下的。偵察員們都非常愛我！他們很可惜把我送走。可是又沒辦法，因為這是：命令！

沃 慢着！那麼你怎麼又繞到這兒來了？

瓦 我在半道上溜啦。我已經溜了三天了。怎麼也找不到那幫偵察員們。

沃 你沒有指南針能找到什麼！必須有個指南針。（給瓦尼亞看指南針）瞧，見過指南針嗎？

瓦 嚇！了不起的指南針！怎麼，這個也是應該供給的嗎？

沃 當然啦！我們不帶指南針就不能行動。

瓦 嚇，了不起的指南針……我們交換一下吧！

沃 你有什麼東西？

瓦 什麼都有！磨快的釘子！

沃 那玩意誰要！

瓦 餵馬袋……。

（沃斯克列先斯基擺手不要）

課本……。

沃 不要！

瓦 （想起來了）我有胡桃！嚟！我在樹林子裏撿了兩公斤多。
（給他看認馬袋）你要不？

沃 不，不要！

瓦 嚟，來隨便玩一玩。

沃 來吧……

瓦 在那個手裏？

沃 左手呢。

瓦 猜着啦，胡桃是你的。遞回在那一隻手裏？

沃 還在那一隻。

瓦 對了，胡桃還是你的。

沃 你聽，咱們猜得多漂亮啊？

瓦 嚟，拿指南針猜一下！

沃 好吧！

瓦 那隻手？

沃 還隻。（指左手）

瓦 啊哈，指南針是我的啦！

沃 好一個騙子手呀，老弟！

瓦 噯……噯……你少說誰是騙子手，啊！

沃 瓦你，老弟，手頭有什麼證明書沒有啊？

瓦 沒有證明書。

沃 嚟，那你就必不在作戰隊配假地撲悠！誰知道你是什麼鳥。
也許是個間諜呢！

瓦 誰是間諜？

沃 你唄！

瓦 老兄，你小心點。你再說我是間諜，我就給你一拳——你就
老實啦。

沃 誰給我一拳？

瓦 我。

沃 給誰一舉？

瓦 給你。

沃 給我？

瓦 一點也不錯。

沃 聽着點別讓我給你一舉啊。

瓦 誰敢？

沃 我。

瓦 給誰？

沃 給你。

瓦 給我？

沃 一點也不錯。

瓦 那你就來一舉吧！

沃 來就來！

瓦 來吧！

沃 你是幹什麼的，還值得打你一舉？

瓦 你放不敢喚？！

崗 (敲着懸着的彈殼) 空襲！

(瓦尼亞和沃斯克列先斯基倒下。德國飛機聲。崗哨傳
解除令。瓦尼亞站起來看到沃斯克列先斯基走開了。)

沃 你有點太裝腔作勢了。我沒工夫跟你閒扯蛋。我有公務。

(去。)

崗 (又看見瓦尼亞) 你又來啦？喂喂，小伙子趕快離開城門，
外人不許站在這裏。

瓦 我不是外人。

崗 那你是什麼人？

瓦 我是自家人。

崗 什麼自家人？

瓦 蘇聯人。

崗 蘇聯人又怎樣?!我告訴你——禁止獸在這塊，就是禁止去吧!

瓦 大叔，這裏是司令部嗎?

崗 我告訴你叫你……

瓦 我要見長官。

崗 去，去。我不能跟你聊天。看不見我在站崗嗎?

瓦 大叔，哪您就別跟我說話好啵。放我進去見長官就是了……。

崗 看你多滑頭啊!這兒什麼長官也沒有!

瓦 這就是您的不對囉。這裏有長官!

崗 你怎麼知道?

瓦 一看就知道。小房滿漂亮。院裏有備着鞍子的馬。有站崗的……。

崗 我越看你越滑頭。

瓦 大叔，讓我進去吧!

崗 你再不線開的話，我一吹哨把警衛班長叫來，他馬上就會把你帶走。

瓦 帶到什麼地方去?

崗 應帶到什麼地方就帶到什麼地方去!噫!我還是跟誰說呢?從門口閃開。

(裴納基耶夫從房裏走出。)

瓦 大叔，我有話要說!

葉 (愉快地) 噫，有話，說吧!試試看。

瓦 大叔，您是長官嗎?

葉 是呀，我是指揮官。怎麼的?

瓦 您是管誰的指揮官?

葉 砲兵連的指揮官。我管下的士兵們的指揮官。我的大砲的指揮官。

瓦 您是不是管上尉的指揮官呢？

葉 不，我不是管上尉的指揮官。你打聽這事幹什麼？

瓦 我還以為您是管大家的頭子呢！

崗 小伙，走吧！

葉 慢著，慢著。有趣得很。你從那兒得了這麼一個結論呢？

瓦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望着葉納基耶夫的肩頭，數著，扳著手指頭）四個加四個——八個……

葉 你數什麼呀？

瓦 我數你的星星呢！一共八個星。每個肩章上四個。不對，大叔，您大概一定是這裏的最大的頭子，只不過您不想說罷啦。大叔，我要見一個能管一切上尉的指揮官。

（後勃列夫上。）

校 上尉同志，馬已備妥！

葉 好吧。等一下。（對瓦尼亞）呸，誰吧！你說為什麼要管一切上尉？

瓦 不必管一切上尉。管一個就夠啦！

葉 那麼你指的是那一個呢？

瓦 管葉納基耶夫上尉。

葉 誰，你說是誰？那個上尉？

瓦 葉納基耶夫。

葉 哼！這個上尉是個什麼人哪？

瓦 哎呀，大叔，他們這個上尉可兇極了！糟心極了！簡直就是個野獸！

葉 可是你見過這個「可兇極了」的上尉沒有？

瓦 問題就在這兒哪，沒有見過。

葉 他見過你沒有？

瓦 他也沒見過我。他只下令讓他們把我送到後方去，交給衛戍司令官。

葉 慢着，等一等，你叫什麼名字？

瓦 我嗎？……叫瓦尼亞。

葉 就叫瓦尼亞？

瓦 瓦尼亞·孫柴夫。

葉 小牧童？

瓦 不設。偵察員們都叫我小牧童。您怎麼知道？

葉 老弟，葉納基耶夫上尉的迫兵這裏一舉一動我都知道。可是你告訴我，親愛的朋友：葉納基耶夫上尉既然命令把你送到後方去，那麼你又怎樣在這裏出逃了呢？

瓦 我溜啦！

葉 啊，原來如此啊！這對我倒是一件新聞。你怎樣溜的呢？

瓦 撒腿就溜了！

葉 你竟這樣拿起腿來一下子就溜了？

瓦 不，不是一下子。我從他手裏溜了兩次了。頭一次我溜了，可是他把我找着了。完了我又一溜，這一溜他就再也沒能找到我。

葉 「他」是誰？

瓦 畢典國大叔。

葉 畢典國？我有點不大相信，你能逃出畢典國的手。他不是那樣人！小騙子，我覺你是在胡編。是不？

瓦 一點也不編。一點也不編。天理良心。

葉 校勃列夫，你聽見沒有？

校 是，聽見了！

葉 你有什麼可說的呢？一個小孩子竟從畢典國手裏溜了，能有這種事嗎？

校 從畢典國手裏？人生哪有這種事？連大人都從畢典國手裏跑不掉，何況這麼一個小家伙呢？！上尉同志，他大概微微的吹噓了一點。

瓦 您這話說的不對！我不動地方發聲：偵察員的良心話！他用二重豬蹄扣把我綁住，自己睡着啦！完了我溜開了就把繩子綁在一位大嫗的腿上了，好像是個女軍醫，……完了我就走啦……我真不知道他怎樣拉這位大嫗的腿呢？大概這位大嫗總不會輕饒了他！

葉 別逞啦！（哈哈笑）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老弟，真叫你說成了笑話！（哈哈笑）

梭 哎呀，舉典國！哎呀，這個人名鼎鼎的偵察員！哎呀，這萬能博士！

瓦 剛纔，大叔，我在這裏碰見了一個小孩軍人。碰見團長之子了。他說他們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收留下了。說我沒能讓自己人看中，所以纔要把我送走。不過他有點胡扯，說我沒能讓自己人看中。我讓自己的夥計們都看中了。真事呀！不過他們沒法反抗那個葉納基耶夫上尉。

葉 那麼說，大夥都看中了你，只有一個葉納基耶夫上尉沒看中？梭勃列夫，你聽見沒有？

瓦 對啦，大叔！都看中了，只有葉納基耶夫上尉沒看中。根本他就一次也沒見過我。你說，根本就沒有見過一個人，那怎麼能判定這個人是好是壞嗎？啊？他如果能看我一眼，他也許就會相中我的。大叔，你說對不對？

葉 你這樣想嗎？哦，好吧！走着瞧吧！你在夜裏同朋友們騎過馬嗎？

瓦 怎麼沒騎過？騎過，大叔！

葉 你在馬背上能坐得住嗎？梭勃列夫，過來，把他帶在你的馬上。現在就走。

梭 是！小鬼，走吧！（拉着他的手）你能從舉典國手裏跑掉，可是跑不了我的手啊！

瓦 我也不想跑啊！

校 那就更好啦！（領着瓦尼亞下）

（幕 落）

第二幕

第一場

偵察員們的掩蔽部。

郭 還有這種事，大衣上穿了六個洞。鋼盔上拳頭大的一個坑。你要知道右腳上的馬靴後跟掉的乾乾淨淨，就像沒有後跟……就像刀子割掉似的。可是身上，像說笑話似的，竟沒有一塊破皮。

偵察員甲 噫，真是一件怪事……

乙 這種事沒有啊。我們也碰見過這麼一回事。那時我們在保里索甫村……。

（耶高羅夫上。）

耶 舉典國！

畢 有！

耶 郭爾布諾夫！

郭 有！

耶 來來，過來！噫，可能就是這樣了。來看看地圖！

郭 瓦夏！又是第八號高地。

耶 你們從這裏爬過火牆去，小心地走過獨立樹和炸塌的磨房。十九——四十五平方。搞清楚了嗎？

郭 清楚了。

畢 搞得清楚。那又費什麼事啊！

耶 你們要在二十二點整越過火牆。過卡口令「莫斯科」，回答口令——「準星」。對對錶。舉典國，你的錶機點！

畢 二十點十五分。

耶 你的呢，郭爾布達夫？

郭 二十點十五分。

耶 我的也是二十點十五分。看來很準確。

郭 準確！

耶 準確！

耶 你們的任務都知道了嗎？

郭 知道了。

耶 報告一下。

郭 爲本排挑選一個優良的步槍地。選定觀測所，

偵查第八號高地上的防禦工事。

郭 這是必然的麼。主要的是蒐集關於德寇後備隊的人數及駐地。歸途中能帶回兩個好「舌頭」也不壞。司令部或是砲兵旅的軍官都可以。

耶 這要聽天由命的。

郭 是的，我說是——也不壞。

耶 查明涉水渡河的深度。

郭 查明涉水渡河的深度。

耶 測量必需準確。標在地圖上。

當然麼。

耶 趕快回來。不可在德寇後方久留，因爲我們要進攻。

郭 是！

耶 完了嗎？

郭 完了！

耶 畢典樹，你今天怎麼這麼善檢的呢？

畢 又想起那小鬼來了！真可憐呀！現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兒閒遊呢？咱們那個小牧童……。

耶 又是你那一套，咱們的小……！

畢 對啦。是咱們的。滿好的一個小孩子！

耶 嚶，顯然嘍，既然把這麼一位萬能博士給騙了，自然是個好孩子了！

畢 我們滿可以好好的把他帶去一同偵察。他熟習這個第八號高地周圍的每一堆小樹叢。

衆聲 是，可惜呀！

畢 通過那塊討厭的泥沼，他大概能找出一條小道來。讓他在前面走，庫茲瑪，他可能給我們領路呢。對咱們倒是個滿漂亮的帶路人。

甲 （笑）喂，畢典國，來，再給咱們講一遍，小孩怎麼叫你坐了纜！

畢 算啦……！

乙 何必「算啦」呢！你不必害羞！你還是講一講怎樣扯外科醫生的後腿來着吧！

（衆人笑。）

甲 哎呀，畢典國！哎呀，大名鼎鼎的萬能博士哪！

畢 算啦！算啦，哥們！

乙 不，不，你還是講一遍吧！你大概正扯外科醫生的後腿時，小孩子就蹲了……連腳印都乾了。

甲 好丟人哪！

乙 哎呀，畢典國，哎呀，萬能的博士呀！

畢 別開玩笑了！我要生氣了！

郭 敬，靜一靜！說實在的，小鬼真有點可憐！

畢 咳，你總還知道一點……他現在在哪兒蹲着呢？心愛的小娃娃！

（馬蹄聲、畢典國跑出去又轉回來。斐納基耶夫走入掩蔽部。）

立正！（報告）砲兵連指揮排所屬的觀察哨，人員已準備

作戰的工作。當晚期間並無任何事件發生。當晚上等兵——畢典國。

葉 你們好，偵察員們！

偵察員們 您好，上尉同志！

葉 （環視掩蔽部）你們弄的這個掩蔽部很不錯啊！嚶……台當家！嚶……你們說沒發生任何事情？

（默然無聲。）

你們怎麼不說話呀？

畢 報告……

葉 可以不報告了。都知道了。我的偵察員真不壞呀，連個小孩子都把他騙了。你向排長報告過了嗎？

畢 是的，報告過了！

葉 怎麼辦了呢？

耶 我罰他多值兩次軍。

葉 幾次？

耶 兩次。

葉 少了。再加上我的四次。總計——六次。

耶 是！

（辭場。）

葉 鶴鷹們，坐下吧！歇一歇！聽說你們都是很能當家的老農民，還聽說你們弄了不少非常香的平欽省的煙葉子。應該請請我……

（戰士們都把煙袋伸給他。）

甲 上尉同志，抽我的吧！我的好像是勁小一點。

乙 嚐嚐我的吧！我的是真正的葉子煙。

郭 上尉同志，讓我給您捲一根吧！這裏沒有一個人能比我捲得更粗。

畢 試一試，抽一隻不太沖的煙吧？咱這煙是蘇漢莫的上等煙。

又甜又香，不次於甜漿！

葉 你們的小日子過得很富裕啊！可是畢典國，你多餘請我抽煙。我不會抽你的。抽了你的煙，完了一閉眼睜，什麼都睡過勁了。

郭 對。一點也不錯。他一定是把完了他那顆鮮洪莫的上等煙就睡着了，把咱們的小牧童也給弄丟了。

葉 我說的也是這一點。

畢 (可憐地) 上尉同志！他如果是個普通孩子，還好！他簡直就不是個孩子，而是個小活鬼呀！說實在的。

葉 說實在的，這個孩子不壞嗎？弟兄們，你們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樣？

郭 那還用說！是個能夠獨立的孩子。一句話——天生的戰士。我們本能把把訓練成一個出色的偵察員。看來，註定不該如此啊！

葉 可惜嗎？

郭 不。唔，不可惜。當然，他在後方也不會錯的，一定會上學念書。說句真心話，倒也可惜。他的心是顆真正的，戰士的心。他在軍隊裏正是地方。

葉 你是不是在編造故事呢？

郭 有什麼可編的？這事一眼就可看穿的！當然您，以我們的指揮官的資格更能看得清楚些。

葉 弟兄們，你們怎麼不說話呢？你們覺得這個孩子怎樣？

甲 很適合的孩子。

乙 直爽的孩子，上尉同志。

葉 嗚，畢典國，你覺得他怎樣？

畢 一句話——小牧童小太陽！

葉 嗚，好吧。(走出掩蔽部立即領進瓦尼亞來)收回你們的小牧童吧！先其他住在你們這裏。將來再說。可是你們要記住！

他不是你們的玩物，而是一條生命。是人！小，是不假。雖然不大，可總是一個人。又把咱們跟阿紅白上尉混到一起了。感覺到了沒有？咱們快進攻了。歇歇吧。再見，騎鷹們！

（葉納基耶夫下，畢典國跟去。）

耶（擁抱瓦尼亞）嗷，你們誰見過這種事，啊？

瓦 耶高譚夫大叔，你好啊！耶高譚夫大叔，你也好！

郭 小牧童啊！我的小心尖！

（其他偵察員也同瓦尼亞問候。畢典國進來。）

瓦（高興地）你好啊，畢典國大叔！

畢（不回頭）嗷，小伙子，慢着吧！你從那兒來的？到什麼地方去了？葉納基耶夫上尉怎麼找到了你？

瓦 那個是葉納基耶夫上尉？

畢 把你帶來的那個人就是！

瓦 他就是葉納基耶夫上尉嗎？

畢 一點也不錯。

瓦 我的天哪！

郭 怎麼，你還不知道？

瓦 我怎麼能知道呢？如果我知道是他……不，如果我能猜到是他的話！大叔，說真的，他就是葉納基耶夫上尉嗎？

耶 當然囉，是他呀！

瓦 砲兵連連長？

畢 對啦！正是他。

瓦 別逗啦，大叔，您說的不對！

慢着，小牧童，你別吱哇亂叫！還是一五一十地講給我們聽吧。

耶 慢着？（看錶）二十一點四十二分。朋友們，現在你們應該去偵察嘍。偵察完了，回來以後瓦尼亞再給你們講。現在，不是時候。

畢 馭，事情就是這麼樣！再見吧，小牧童！現在不是時候！以後再報告吧！現在躺下休息吧。給你，這個完了再吃。（把沙糖攪在枕頭下）咳，瓦尼亞呀，瓦尼亞！因為你，我賺了六次額外的放班。你可把我奚落苦啦，弄得全師都知道了。

瓦 畢典國大叔，請您原諒我！我不是有意的。我真不想離開您。
畢 算了吧！下一次我就知道你是個什麼物了。現在，先再見吧。回頭再算賬。

瓦 畢典國大叔，您去偵察嗎？

畢 是啊。

瓦 把我也帶去吧！

畢 開玩笑嗎？我告訴你，睡覺去！

瓦 （忽奔向郭爾布諾夫忽又奔向畢典國）畢典國大叔，帶我去吧！

畢 你怎麼啦？怎麼啦？

瓦 郭爾布諾夫大叔，帶我去吧！我知道這兒的每堆草，我到處都可以領你們去。

郭 你看如何，畢典國，啊？

瓦 畢典國大叔，帶我去吧，我有指南針。

畢 你如果出了事，可怎麼辦呢？

瓦 出不了什麼事！出不了什麼事！帶我去吧！

畢 郭爾布諾夫，怎樣？

瓦 郭爾布諾夫大叔！

郭 那就帶他去？

畢 帶他去？

瓦 帶去吧，帶去吧，你們不會後悔的！

畢 那就走吧！

瓦 來啦，大叔，來啦！我跑去！（跑下）

畢 看見了沒有？一條繩在這兒，那一條已經纏到那頭去了！天生

的偵察員！

(幕 落)

第 二 場

德寇掩蔽部

男 讓他開開阿莫尼亞水，然後叫他站起來。

女 已經給他開過了。

男 很好！小死傢伙今年幾歲？

女 大概是十二歲。

男 他是一個人嗎？

女 是一個人。

男 胡說！那裏是一羣有經驗的偵察員。這也不是第一次了。還是些非常有經驗的偵察員。

女 也許。

男 不是也許，而是一定。爲什麼昨天亨克爾上尉的重砲連會被發現呢？爲什麼蘇聯飛機在三天前把我們新修的橋給炸毀啦？他們怎能知道我們有新橋呢？這個死傢伙知道地勢，知道的就像自己的五個手指頭似的。他領一隊偵察員通過泥塘。我很瞭解這一層。把狗崽子給我帶上來！

女 (對門外) 把狗崽子帶上來！

男 不過請您別磨洋工啊。您聽到了前綫上的情形了吧？

(槍聲。)

他們夾攻上來啦！

女 我能很快很柔和地辦好這件事。

(瓦尼亞被押上。)

啊，小孩子呀，你受委屈啦？

(瓦尼亞默默不語。)

把孩子的手解開。他不會再打我們的兵也不會咬他們了。那是他一時的激動。小孩，是不是？

（士兵們給瓦尼亞解開兩手。）

孩子，走過來些，靠近我們一點！不要怕。我們只問問你，你回答我們就是啦！好不好？那麼，告訴我們：你是做什麼的，你的父母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住在哪兒，你為什麼要到我們工事地區裏來？

瓦 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要我怎樣？我又沒惹你們。我來找我的馬。好容易把牠找到了。走了一天一宿。迷了路找不着家啦。我就坐下歇了一會。

女 你就坐在我們工事地區的對面的樹標子裏歇歇。

瓦 坐着歇着，你們的大兵上來就叮嚀把我揍了一頓。

女 歇，歇，小孩子！說話不要這麼粗野。兵士們是執行自己的職務，也許也是興奮了一些。沒有別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你是做什麼的，你的家長在那兒——你爹，你媽？

瓦 我是孤兒。

女 啊，可憐的孩子。你的父母故去了，是不是？

瓦 他們不是故去了。他們是被打死的。你們的人給打死的！

女 （寤然不安）是的……是的……戰爭是如此的。這事很慘，但是不要傷心。到處都有孤兒。但是我們會給你教育的。

（幕後遠遠傳來槍聲。）

哪裏的槍聲？（向瓦尼亞）我們要養育你同時還叫你受教育。我們把你送進兒童會館。將來或許送進學校去？你會得到基本的課生職業。你願意，是不是？

男 （激怒地）請別再廢洋工啦！這事對誰都沒意思。別扯貓尾巴啦！我需要知道，這個死傢伙從那裏弄來的指南針，誰派他來畫我們工事區的圖樣？

女 就死，就死，少說大人。您不曉得俄國孩子的心裏，講與講

當歐澤。我先打動他的心，取得他的信任，然後他一切都會告訴我。您可以不必吩咐我，我在這個民族裏住過十年了。

男 好吧！趕快辦吧，讓這個怪物說出來：誰給他的指南針，誰教給他畫圖，畫我們軍事目的物。我看這純粹是個行家工作。進行吧！

女 小孩子，你自己可以看出來我是多麼愛你，並希望你好。我的雙親——我爸爸和我媽媽——在俄國住了好多年，我在這裏也住了十多年啦！你聽我的俄國話說的多好啊？！比你懂的多。我完全是個俄國女人。

（德國兵上。）

嗚，又是什麼事？

兵 俄國人在夾攻。

女 我們人在退嗎？

兵 他們在攻擊第八號高地。

女 （對德國男人）他們又在攻擊了。

男 您還在這兒磨洋工！快點開吧！

女 你多餘啦：這是我們的人在放槍，不是你們的。

男 簡單點！快！

女 孩子，告訴我們，你從什麼地方弄的這個指南針？

瓦 撿來的。

女 在那兒？怎麼撿的？

瓦 有人丟啦，我就撿着啦。

女 那麼是誰丟的呢？

瓦 不定是那個大兵唄。

女 這兒只有德國兵。德國兵有德國指南針。而這個指南針是俄國造。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孩子？

（瓦尼亞默不作聲。）

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瓦 不知道。

女 你不知道？很好！我明白啦：你不願意出送給你指南針的人。你會隱瞞。還會造成你的榮譽。但是，給你指南針的人是兇手！你可曉得平時如何處置兇手嗎？你是不會願意當兇手的，是不是？這就對啦……這回告訴我們吧，誰給你的指南針。

瓦 誰也沒給。

女 那你從那兒得的呀？

瓦 搶的。

女 好，好。我相信你的話。我們就認為你是說實話。那麼，你再告訴我：誰教你在課本上畫這麼漂亮的圖畫呀？

瓦 那些圖畫？我不懂您問的是什麼？

女 來來，過來！近一點。不要怕。我不打你。這本書是誰的？

瓦 什麼是誰的？你問我什麼呀？我真不懂！

女 這是誰的書？

瓦 課本嗎？

女 是的，課本，字母，是誰的？

瓦 我的呀。

女 誰畫的呢？

瓦 畫的什麼？

女 哦，小孩，不要裝傻啦！誰用化學鉛筆畫的工事地圖圖？誰畫的橋？誰標記的河水深度？

瓦 什麼深度？什麼圖？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那些圖。我把馬丟啦。找了一天一夜。大爺，求求您放了我吧！我把你們嚇的啦？

女 （突然抓住瓦尼亞）張開嘴！我命令你。馬上給我張開嘴，伸出你的舌頭來！別叫，張開嘴！噫，舌頭完全綁緊了。這是化學鉛筆。現在我們知道了。過來，叫你過來就過來！

(瓦尼亞不動。)

(對德國兵說)把他給我帶過來！這是誰寫的？這是誰畫的？橋。水深一米，硬河底。欸？(按着瓦尼亞的頭，看課本)給我念！

瓦 『奴隸不是我們，我們不是奴隸。』

女 不是這個！

瓦 『奴隸不是……』

女 住口！誰畫的圖表？

男 別磨洋工啦！簡單明瞭些！

女 就完。孩子，現在我們問你，你回答我們。對不對？誰教給你製地形圖，這些人他們現在在那兒，怎樣找他們？你懂我的話嗎？你帶三個可靠的人，把路指給他們看。

瓦 我不知道你問的我是什麼？

女 (用力哼着鼻子，很低的聲音)你說！

瓦 (更低的聲音)我不說。

(德國男子打瓦尼亞，瓦尼亞摔倒。德國女人走近瓦尼亞。槍聲迫近。)

女 這回你說不說？(拿起鞭子)

瓦 (吓得雙手抱住頭)大爺呀，別打呀！

男 那你就說！

瓦 我不說。

男 你不說？那就祈禱上帝吧！

(瓦尼亞無力地倒下。突然一陣自動槍聲。戰鬥聲。郭爾布諾夫手端自動槍闖入。)

郭 站住！不許動！舉起手來！

(德寇們舉起手。)

弟兄們，來呀！

(幾名俄羅斯戰士上。)

啊，混賬東西！

男 希特勒完蛋！希特勒完蛋！

郭 一個人換一個，上去！

（德寇們舉着手一個挨一個地走出掩蔽部。俄羅斯戰士們帶着自動槍跟着走去。）

小牧童！小瓦尼亞！哎呀，混賬東西們，我們的寶貝呀！
 啊，這回怎麼辦吧！

（瓦尼亞呻吟。）

呵呀，活着哪，瓦尼亞，你還活着？

瓦 活着。郭爾布諾夫大叔，是您嗎？

郭 是我，睡睡，是我！

瓦 舉典國大叔呢？

郭 舉典國在別的掩蔽部裏找你哪。老弟，我們都忙壞啦！

瓦 我什麼也沒對他們說。

郭 瓦尼亞呀，瓦尼亞！我們真是多餘聽了你的話——把你帶來
 啦。如果把 you 丟了，那我跟舉典國也就完蛋啦！你知道葉納
 忌耶夫！尉對我們說了什麼？他說如果找不到你的話，就讓
 我們騎兵檢校，由軍法審判。他說，如果瓦尼亞發生了什麼
 意外的事，他就親手把我們槍斃。好人的事呀！簡直是沒事
 找事！我們在泥塘裏等了你三天。你看，我成了什麼樣子
 ——氣憤憤的活鬼！

瓦 我什麼也沒對他們說。

高 我們的孩子啊！小老弟呀！他們把你折磨得够受吧？

瓦 我什麼也沒對他們說。

（他們擁抱坐在一起，舉典國上。）

舉 誰在這裏？

郭 瓦夏！

舉 郭爾布諾夫！

郭 哦，……進來，瓦夏！你還認識這個小伙子嗎？

（掀開蓋着他的斗篷。）

畢 小牧童！

瓦 畢典國大叔！

畢 咳，謝天謝地！總算找到了，小瓦尼亞讓我聽聽！你主要還是有點……可是我們啊，老弟，翻天覆地可找開你啦……現在跟着咱們的第二批人給你帶來了全套武裝。軍衣做的妥妥當當。這回可要變成漂亮小伙了。皮帶、馬靴，防毒面具，肩章……什麼都不缺。

瓦 肩章上有小砲嗎？

畢 有，也有小砲。啊，看你是個什麼樣的愛好者啊，一聽見小砲馬上就會別彈了……你這堆亂草頭髮，瓦尼亞，也得剪去啦！

瓦 剪去！

畢 戰士怎能留這一堆亂草啊！我的小寶貝！

（瓦尼亞看到桌子上的德國軍帽，一箭步竄過去扔開它，踢翻桌子，從衣掛上扯掉德國軍大衣，不住的用腳踐踏。）

瓦 媽的，法西斯破爛！

（畢典國和郭爾布諾夫抱起瓦尼亞從掩蔽部裏走出。）

（他吐了一口唾沫繼續罵道）啊，壞東西們！啊！壞東西們！法西斯的破爛呀！

（傳來戰鬪聲。「殺」的喊聲。）

（幕 落）

第三幕

第一場

秋天。天剛亮。遠處是掩蔽的砲兵連陣地。

葉 果瓦列夫，抽一支吧！

果 謝謝。

校 上尉同志！披上大衣吧！（把軍大衣遞給葉納基耶夫）

葉 謝謝你，校勒列夫。你暫時去歇歇吧！果瓦列夫！孩子還不錯吧，是嗎？

果 好小子。有出息。他在我們那兒已經住熟了。跟誰都過得來。剛纔我訓練了他一陣。真聰明——什麼都明白。簡直有點叫人不相信。真是天生的譜準手。

葉 偵察員們說他是天生的偵察員，也許他就是個天生的軍人吧？

果 差不多！

葉 果瓦列夫，我想把他收做義子。您認為怎樣？

果 好極了，葉納基耶夫！

葉 說來說去，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我也沒有家。不，家是有過。有過老婆，有過母親，還有過一個小兒子。現在他該七歲了。叫維嘉。很乖的一個孩子。很聰明，很快活。嚶！咳，慘啊！就一秒鐘的工夫。當然，我自己並沒有看見……是別人告訴我的！在明斯克公路上。可怕的事啊！戴着海員小帽……若不然，他現在已經七歲啦……炸得像一塊血淋淋的肉餅子……她媽的，真惡的傢伙們！他們攻擊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孩子……現在他該會贖贖了。

(停頓。)

啊，剛纔講什麼來着？啊，瓦尼亞是個有骨頭的孩子？

果 有骨頭，葉納基夫！

葉 嗚，我很高興你給我的意見。我已經給師長上了報告，請求裝備這個小孩子。好，讓他成爲我一個可愛的、聰明的兒子吧！您說對不對，果瓦列夫？

瓦 一點也不錯，上尉同志。

(瓦尼亞穿着新軍裝，頭髮剪掉了。)

瓦 您找我嗎？大叔，您好！（雙手摘下那耳帽。

(葉納基夫默默不語。)

大叔，您好！

葉 你是誰？

瓦 我？是我呀，瓦尼亞，小牧童！難道您都認不出來嗎？

葉 瓦尼亞？小牧童？

瓦 是啊。(坐在箱子上。)

葉 你這是穿的什麼？肩頭上是些什麼玩意啊？

瓦 (驚慌失措) 這是軍裝。

葉 要那東西做什麼？

瓦 是規定帶的啊！

葉 啊，是規定帶的！帶那東西幹什麼呀？

瓦 戰士都必須帶。

葉 戰士是要帶的！你是戰士嗎？

瓦 當然囉！命令都下來了！已經領到了供給物品。新的。您聽
聽！多漂亮！

葉 我看見。

瓦 大叔，您怎麼看不見呢！這不是麼，軍裝！小馬鞍，小軍大衣。您聽，肩章上多麼帶點的小砲！您聽見了沒有？

葉 小砲倒是看見了，可是沒看見戰士。

瓦 我不就是戰士麼！

葉 不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個戰士。（突然嚴厲地）戰士沒有這樣來見他的長官的。站起來！

（瓦尼亞跳起，怔住。）

回去！再來一遍！

（瓦尼亞扣上帽子，跑出去又回來了，整整齊齊正步走。葉納基耶夫偷着向果瓦列夫使眼色。）

瓦 有事報告！

葉 報告吧！

瓦 上尉同志，紅軍戰士孫柴夫運命來到！

葉 （笑着）這就是另一回事了。紅軍戰士孫柴夫，你好！

瓦 祝您健康，上尉同志！

葉 好！小瓦尼亞，這回我看出你是個戰士來啦！來來，坐下！聊聊，我們的時間不多呢！

果 我可以到後邊裏去嗎？

葉 去吧！

（果瓦列夫下。）

小瓦尼亞，有件事……讓我把你怎麼辦纔是呢？問題是……。

瓦 對不起，上尉同志。我再不會犯錯了。砲兵的良心話。

葉 什麼話不會再犯了？

瓦 沒照規矩來見您。

葉 呸，老弟，……你來見我的樣子，應該說是不大好。相當糟！可是這事能糾正。你能學會的，你很聰明。你怎麼還站着呢？坐下吧。我跟你談談家常話，不是談公事。

（瓦尼亞坐下）

聽，讓我把你怎麼辦纔是呢？你雖然還够不上個大人，但總算是一個人了。你的人生剛剛開始。這事不可馬虎過去啊！嘿，你看看我的眼睛……你這個小兵啊！小瓦尼亞，你不像

偵察員們檢回來的，那個披頭散髮的小叫化子了。你已經不像了？

瓦 不像了，我這回有軍裝啦。我的頭也剪啦！

葉 啦，怎麼辦呢，瓦尼亞？啊？

瓦 聽您的命令！

葉 我下命令倒不難。我願意知道一下，究竟你自己怎麼決定。

瓦 決定什麼？我已經決定了。命令都下來了。

葉 這並不可怕。還可以免職的。

瓦 請不要這樣說！

葉 啦，那你決定怎麼樣呢？

瓦 我願意當砲兵！

葉 問題很重要。這倒是應該問問你的父母。可是你現在連一團親戚也沒剩下，是不是？沒親沒故的孤兒？什麼人也沒有了嗎？

瓦 （低聲）沒啦。

葉 你看，我也一個親人也沒有啦。我告訴你，我也有過一個小兒子。現在他應該是七歲了。很可愛的一個孩子。他叫維嘉。

瓦 （單純地）也叫德國鬼子給打死了嗎？

葉 是的，給打死了。

瓦 我的一家人也都給打死了。

葉 我的孤兒啊！（流抱他）啦？你沒爹又沒媽覺得不大好嗎？

瓦 不大好。

葉 小弟弟，我沒孩子，也是不大好的，於是我決定了……是的，我決定了……你……你，小瓦尼亞……能不能做我的好兒子？

瓦 （跳起來，戰慄地）上尉同志！您願意收我當兒子了嗎？那麼說，我是叫您看中了？上尉同志，請您相信我的話！我能成爲您的……您的——一個很好的兒子！……

（砲火聲音。）

葉 慢着（傾聽）這是在右翼。打哪！噢！他媽的！

(馬特維耶夫跑上。)

馬 (激動地) 上尉，同志！

葉 怎麼啦？

馬 右面凹地裏出現了德國坦克！

葉 我早就料到了！你現在跟阿紅巴耶夫取得聯繫。

馬 是！（打電話）要第六號！誰呀？您是六號嗎？你們那裏怎樣啊？啊……啊……是……（對葉納基耶夫）阿紅巴耶夫上尉被坦克包圍了。他要求開火！

葉 嚶。坦克從右邊上來。砲手們，準備！

果 (跑去) 砲手們！準備！

果 第八號目標！

(砲手跑上，在大砲前就位。)

裝甲甲強！幾輛坦克？

(靜場)

馬 這不是麼。肉眼都看得見。它們直對着陣地來啦，一、二、三……

葉 四、五……

馬 六。

(馬達隆隆聲。)

葉 (小聲) 放它們進到四百米距離。七輛，八…… 鐵路水塔右邊……九輛坦克。

馬 配合着步兵隊。

葉 約有三連步兵。先不要動。等着。(傾聽)

(坦克聲漸弱。)

(突然注意到瓦尼亞) 怎麼！你還在這兒？你在這兒幹什麼？

瓦 我是第一門大砲第六號砲手。

葉 你怎麼，瘋了嗎？(低聲) 怎麼，你的腦袋不轉彎了嗎？小混蛋，你在這裏會被打死的！（大聲）馬上離開這裏！

- 瓦 上哪去？
- 葉 回去。到第二縱隊去。去找偵察員們。這裏不是你歇的地方。你願意到哪就去哪……。
- 瓦 不！您在哪兒我就在哪兒。
- 葉 甚麼？我命令你。聽見沒有？
- 瓦 沒聽見！
- 葉 好。（寫報告書）紅軍戰士保榮夫！
- 瓦 有，上尉同志！
- 葉 戰鬥命令。馬上把這封信送到砲兵營指揮所去。交給參謀長。明白了嗎？
- 瓦 （機械地）明白了。
- 葉 反覆一遍。
- 瓦 命令把信送到砲兵營指揮所，交給參謀長。
- 葉 馬上去。
- 瓦 （機械地）馬上去。
- 葉 對啦。
- 瓦 可以去了嗎？
- 葉 馬上去。
- 馬 上尉同志，可以開火了嗎？
- 葉 不。還早。放他們再靠近些。嗷？您怎麼啦？去呀！
（瓦尼亞站着不動。）
- 你怎麼啦？（和藹地）嗷？（把瓦尼亞拉到身旁，急促地勸他）兒子，去，去執行命令！（推開瓦尼亞）
- （瓦尼亞跑開。）
- 用穿甲彈對準德國坦克！連發六彈。急射！放！放！放！
（砲聲大作，傳來戰鬪的轟隆聲和葉納基耶夫的喊聲：「放！放！放！」）

（幕 落）

第二場

森林裏的營帳。電話機。無線電。地圖。參謀長在工作，指揮戰鬥。

戰士同瓦尼亞上。

戰 葉納基耶夫上尉派來的聯絡兵。

瓦 可以報告嗎？

上校 報告吧。

瓦 葉納基耶夫上尉派我送來的報告。（伸出紙封來）命令我馬上送來。

上 給我吧！可是您是哪裏來的呀？

瓦 葉納基耶夫上尉砲兵連的。

上 您離開砲兵連的時候，情況怎樣？

瓦 德國坦克正在進攻。

上 有多少？

瓦 九輛。

上 這個我早已知道了。這些坦克早就被消滅了。（讀報告）『茲派來聯絡兵瓦尼亞·孫柴夫。請您把他留在自己的指揮所裏，否則白白犧牲的。這孩子太可愛了。此致敬禮！葉納基耶夫。』（微笑）啊！您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瓦尼亞·孫柴夫啊！

瓦 可以走嗎？

上 到哪兒去？

瓦 回連裏去。到葉納基耶夫上尉那兒去。

上 你開玩笑麼，老弟！

瓦 絕對不是！可以走嗎？

上 不行。你要留在我這裏。

(別人把文件遞給上校。)

放在第六號封套裏。

瓦 上校同志！請准我回進上去！我們人都在那兒呢！葉納基耶夫上尉也在那兒。他們在那兒打著呢。

上 現在通過不了。臥在這裏吧！

瓦 我能通過的。

上 我命令你！

瓦 求求您……我不能留在這兒……我的心都跳跳啦……他們那兒需要每一個戰士。我不在，誰能代我檢彈筒呢？我在那兒是第六號砲手呢！

上 歇著吧！什麼彈筒？他們那裏連大砲都沒有了！

瓦 大叔！

上 我不是你的大叔！

瓦 上校同志！

上 你想幹什麼，要我押起你來嗎？

瓦 讓我先到砲兵連去，回頭您再押我。好不？

上 這個小混球！你現在根本也到不了那個地方呀！他們被包圍了，正打得熱火呢。那裏別處都是死亡！

瓦 我小。我試試看。近衛戰士的良心話。

上 不行。

無線電員 葉納基耶夫的呼聲。

上 拿來！（反向電機）『萬年青』在聽你。

葉納基耶夫的聲音：『萬年青』！『萬年青』！『萬年青』！你聽著我嗎？

上 我聽見了。『萬年青』在聽呢！說吧！

葉聲 全面被包圍了。德寇從四面進攻。彈藥已用盡。我們現在正用鐵錘，工事用具抵抗呢！我受傷了。砲手大部陣亡了三門大砲。

上 守住！

萊寧 再也不能守啦！您聽見我了嗎？現在就發發飛機炸毀啦，再不能守了！請對第八號高地十六——十九平方用全營的火炮轟擊吧！快點！朝着我開火啊！朝着我開火啊！再會了，不談啦！朝着我開火呀！十六——十九。

瓦 上校同志！

上 萊納基耶夫！萊納基耶夫！萊納基耶夫上尉！基瑪！（拋開耳機，不語。拿起另一個受話器）「燕子」！「燕子」！馬上朝着十六——十九平方用所有大炮開火。連發八彈！速射！（拋開受話器）

瓦 您下命令叫照着萊納基耶夫上尉開火嗎？大叔！

上 不是打萊納基耶夫上尉，而是朝着十六——十九平方。

（傳來大炮聲。）

砲彈飛出去了。

瓦 萊納基耶夫大叔啊。爹！（哭）

副官 （離開他一味對着講話的電話機）德寇全線撤退了。克博科夫已衝入中心。

上 嗯……好！派救護車到第八號高地上去！

副 派救護車到十六——十九平方！（下）

聯絡員 是！（下）

瓦 上校同志！

上 坐着！你去不成！

瓦 上校同志！我求您。我一定要去。讓我到萊納基耶夫上尉那裏去吧！

上 小孩，你住口不？

（副官跑上。）

副 德寇全線潰退！

上 好。「燕子」！（對瓦尼亞）噉，噉，不安靜些！要傷心。

一切都會很好的。看你多麼溫情呀！應該有周戰士權！應該有個戰士樣！

瓦 如果您能知道的話……如果您能知道一點的話……葉納基耶夫上尉剛剛纔收了我做他的兒子。我現在是他的兒子。他現在是我的父親。

上 我知道，乖乖，我知道！那你就應該聽父親的話呀！（唸）「請您把他留在自己的指揮所！」不行！

瓦 （傷心地）不行……

上 （對受話器）「燕子！」「萬年青」在說話。把砲兵連推向前去。穿過右面山地。直到切斷貝林公路和葛列太恩大路為止。（放下話筒，盯着地圖，在地圖上面記下砲兵連行動的方向）

（聯絡員上。）

聯 救護車回來了。

上 葉納基耶夫上尉還活着嗎？

聯 拾來了。

上 把他抬進來。

副 是！抬進來。小心點。

（畢典國和郭爾布諾夫小心翼翼地用擔架把葉納基耶夫上尉抬上來，外科醫生和女護士隨上。）

上 （把外科醫生領到一邊去）怎麼樣？

外 不大好！

上 還活着嗎？

外 現在還活着！很重。對不起，上校同志。（走到葉納基耶夫上尉跟前，打針。）

上 （走近葉納基耶夫）基瑪，你覺得怎麼樣？

瓦 損失太大。情勢怎樣啦？

上 德寇都跑了。

- 葉 他們跑了？這很好……請您原諒我，我不大舒服！（暈過去）
- 上 （對醫生）是不是要立刻把他送到軍醫院去？
- 外 用不着了。未必能……不要讓他多受罪了。
- 葉 （醒過來）小瓦尼亞，是你嗎？
- 瓦 是！
- 葉 啊，信送到了嗎？完成了戰鬥命令沒有？
- 瓦 是！完成了！
- 葉 好孩子！上校同志！我請您好好照顧照顧這個孩子。這是我的兒子維嘉……小瓦尼亞！您能答應我嗎？
- 上 軍官的良心話。
- 葉 謝謝！瓦尼亞，你過來，彎下身子，聽我告訴你！你曾經給偵察員們當過好兒子。你曾經給砲手們當過好兒子。你也當過我的好兒子。但是你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候，首先要作自己的母親——祖國的忠實的兒子。你必須成爲我們祖國的最優秀的兒子，偉大的斯大林的忠實的兒子！
- 瓦 我能成。
- 葉 記住這個！現在去學習吧，我是你的爸爸，我叫你去，聽見了沒有？上蘇沃羅夫軍官學校！請遞給我……遞給我呀……
- 外 您要什麼？
- 葉 這個……遞給我這個……
- 外 肩章嗎？
- 葉 是的，肩章。謝謝。小瓦尼亞！留作紀念吧，你要拿出對此不愧的精神來配帶它們，你發誓，你會保存它們。
- 瓦 我發誓……！（哭）
- （上校領瓦尼亞走開。瓦尼亞又撲向葉納基耶夫。）
- 葉 如今我們的全國都承認你是自己的兒子，好的兒子，勇敢的兒子，能執行任務的……。
- （瓦尼亞哭。）

郭 這沒啥，小牧童！這可以。有時，戰士也要哭的。是的，這又能怎麼辦呢？這是戰爭啊！

葉 小瓦尼亞！去！去吧！大步走吧，喇叭在號招，舉典國，伸給他手，帮他一下。瓦尼亞，去！大踏步前進吧！

（莊嚴的結幕）

瓦尼亞和舉典國走在蘇沃羅夫軍官學校的台階上。軍旗。喇叭。音樂。

幕 落

獻給導演的幾句話

卡達耶夫的劇本「國隊之子」中，敘述遭受法西斯野獸蹂躪之後，一個無家可歸的十二歲的鄉村孩子，瓦尼亞·孫柴夫的動人的故事。法西斯匪徒殘殺了他的父母。一個偶然的機會把瓦尼亞帶到偵察員們的友愛家庭中了。蘇軍上尉葉納基耶夫把他收為義子，戰士的隊伍便成了瓦尼亞的新家庭。瓦尼亞·孫柴夫的性格在戰爭的嚴酷的環境下鍛鍊出來了——他成了一個剛強的戰士並在葉納基耶夫英勇陣亡後，入了蘇沃羅夫軍校。

本劇用實際表現出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人民團結與友愛的指示，它教育了我們果敢和布爾塞維克的堅毅並燃起我們的熱情——使它更愛祖國。其實也正是我們人民的這些特質——愛國主義，英勇果敢和同志間的友愛——決定了瓦尼亞·孫柴夫的戲

運。如今在他的面前打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大道。因此瓦尼亞·孫柴夫在這齣劇裏不能也不應該喚起觀眾的憐憫感。

瓦尼亞·孫柴夫——劇中的主角。挑選飾演這個人的角色必須很細心。瓦尼亞·孫柴夫的基本性格是剝斷力，堅韌不拔和勇敢大膽。他——是個天生的戰士。因此瓦尼亞能夠英勇的經起落在他頭上的災難。但是對家庭的懷念總是生存在他心中。所以瓦尼亞帶著擔憂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葉納基耶夫收他作兒子的建議——他能夠緊緊地挽回自己的義父並「上他」。

沃斯克列夫斯基這個人物在劇裏也是很重要的。沃斯克列夫斯基定在孫柴夫的前頭了。他已被命名為「國隊之子」了。他那耀眼的哥薩克服裝，戰鬪勳章和真正的騎兵馬刀，給沃斯克列夫斯基平添了許多驕傲。沃斯克列夫斯基開頭很神氣而誇誇。但是後來給了瓦尼亞幾句有益的忠告，讓他如何管制自己纔能成為「國隊之子」。沃斯克列夫斯基也和孫柴夫同樣是個孤兒，瓦尼亞在後來便利用了這些忠告。

除了孫柴夫和沃斯克列夫斯基，本劇中其他人物都是成年人。

瓦尼亞的義父，葉納基耶夫上尉——一位英勇果敢的蘇維埃軍官，戰時喪失了家庭——妻子和兒子。這是一位既嚴肅而又富有感情和熱心的人。他的隊伍中的戰士們接著敬意和愛戴對待他。他是一位聰明而又理智的指揮官。

上等兵舉典國，是瓦尼亞·孫柴夫的友人和扶育者——一位普通的俄羅斯戰士，他是那些以自己忘我的勇氣和愛國的忠心保證我們戰勝德國強盜中的一個。他很愛瓦尼亞，因為瓦尼亞代替了他那留在烏克蘭的家屬和親戚了。舉典國是位剛毅的、富有經驗的偵察員，他託託着又頑強，把他稱呼為「萬能博士」並不是沒有根據的。這是一位愉快的人，即在最艱苦的情形下也不失掉幽默的感情。

劇中其他蘇維埃戰士們形成一個友誼的家庭，剛強地獲受了。

戰爭的考驗。無論環境是何等的嚴酷，良好的人類品質並沒拋棄了他們。爲了拯救人類免於滅亡在法西斯 羈絆之下的正義的目的，而走向死亡去的蘇維埃戰士的人道主義就在這裏，這也正是『囚徒之子』一劇的思想內容。

劇本中與**英勇的、真誠的和快樂的蘇維埃人民**相對比的是德寇——狡猾而又殘酷，奸惡而又膽小的敵人。無論他們是用嚴刑拷打無論是用陰謀鬼計都不能把他怎樣：原來十二歲的俄羅斯孩子瓦尼亞，在柴夫在不平衡的鬥爭裏成了勝利者。所以能够如此，就因爲瓦尼亞是在列寧、斯大林先進思想之下培養起來的英雄人民的兒子。

演出時必須使觀衆能體驗出戰爭的殘酷環境。

劇中有許多各式各樣的軍事裝備——砲彈、野戰電話、各種武器。這些東西都可以從劇院中借到或與軍人們商量之下而由自己準備。

舞台裝飾並沒有什麼大困難。第一場可以弄些蒿草樹木或者就搬進哨舍去。

第二場是在森林的邊上：舞台上可以安置一條板障子和角門。觀衆可以看不見房子——它在板障後邊呢！舞台上可以擺一個帳篷。前景有個樹樑子，瓦尼亞和沃斯克列先，坐在這上面玩胡桃。

第三場在偵察員們的掩蔽部裏，或是在小房或是許樺蓬裏。戰士們把屋裏收拾得乾乾淨淨。這裏掛有親人們的照片，有秩序的擺列着武器，疊着一些罐頭盒子。用木箱自製的桌子蓋着乾淨的報紙。左右有吊鋪——戰士們的農床。

牠們的掩蔽部裏堆了一些德國鬼子們掄的桌椅。家具顏色不一、樣式複雜——可以看出來是從各處弄到這兒來的。

第五場在砲兵連之旁。舞台上看不見砲兵連。

最後一場，第六場是在駐紮在森林裏的司令部。團長坐在帳篷旁邊的擔子上。這兒有一台野戰電話機。

這劇以莊嚴的結幕作為收場，瓦尼亞·孫柴夫穿着蘇沃羅夫學校的制服順着樓梯在紅旗之間向上走去。樓梯的頂頭是一個平台，佇着一座蘇沃羅夫的胸像或是掛着一幅他的畫像。這個莊嚴的結幕在本劇中有絕大的意義。

令葉納基耶夫的死來結束這齣戲不好——演出的印象會減低的。

那要達到莊嚴的結幕可怎麼辦呢？我們建議先把樓梯蘇沃羅夫的胸像或畫像在第三幕前就預備好。第五、六兩場應在吊幕或軟片佈景前面演出。飾瓦尼亞·孫柴夫這一角色的人應在第五、六兩場前，即把蘇沃羅夫學校的制服穿好，而外面罩上軍大衣。葉納基耶夫死去的一場一完，在黑暗中，在喇叭聲裏提起森林的佈景或拉開背幕，演員們馬上帶着舞台上的一切東西下場，而瓦尼亞·孫柴夫脫掉外套。這個莊嚴的結幕必須週密的好好的排演幾遍。

要想演出，必須好好讀讀卡達耶夫這部劇本。卡達耶夫的中篇原著『團隊之子』也應該好好讀讀——因為這部劇就是按着這部中篇小說改編的。看看敘述愛國大戰的電影新聞片和藝術片子也會有幫助的。參加大戰的人員寫給各別母國和遙聞作些報告也是好的。請一位深知戰爭生活和戰鬥的軍官作為演出的顧問是很有益處的。他的建議會給演出工作帶來莫大的幫助。

演出的預備工作愈週密，角色的性格研究得愈深，那麼本劇的演出也就會愈生動愈有趣！

格魯吉亞勞動軍第二十年 著。

這劇以莊嚴的結幕作為收場。瓦尼亞·孫柴夫穿着葉沃羅夫學校的制服順着樓梯在紅旗之間向上走去。樓梯的頂頭是一個平台，佇着一座葉沃羅夫的胸像或是掛着一幅他的畫像。這個莊嚴的結幕在本劇中有絕大的意義。

拿葉納基耶夫的死去結束這齣戲不好——演出的印象會減低的。

那麼這個莊嚴的結幕可怎麼辦呢？我們建議先把葉梯柴夫軍夫的胸像或畫像在第三幕前就預備好。第五、六兩場應在吊簾或軟片佈景前面演出。飾演瓦尼亞·孫柴夫這一角色的演員在第五、六兩場前，即把葉沃羅夫學校的制服穿好，而外面罩上軍大衣。葉納基耶夫死去的一場一完，在黑暗中，在喇叭聲裏提起森林的佈景或拉開背幕，演員們馬上帶着舞台上的一切東西下場，而瓦尼亞·孫柴夫脫掉外套。這個莊嚴的結幕必須週密的好好的排演幾遍。

要想演出，必須好好讀讀卡達耶夫這部劇本。卡達耶夫的中篇原著『團隊之子』也應該好好讀讀——因為這部劇就是按着這部中篇小說改編的。看看敘述愛國大戰的電影新聞片和藝術片子也會有幫助的。參加大戰的人員或關於各門方面和趣聞的報章報告也是好的。請一位深知戰爭生活和環境的軍官作為演出的顧問是很有益處的。他的建議會給演出工作帶來莫大的幫助。

演出的預備工作愈週密，角色的性格研究得愈深，那麼本劇的演出也就會愈生動愈有趣！

格魯吉亞勞動青年團工作部 發表。